

蒋述卓
主编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The bases of solitude

寂寞的基座

THE BASES
OF SOLITUDE

THE BASES

OF SOLITUDE

THE BASES

OF SOLITUDE

【美国】刘荒田 著



精彩的人生，平淡的人生，

你喜欢哪一种？

选精彩，难有宁静、周全，缺少夜深儿女灯前；

选平淡，没有铁马秋风塞上，

热血无从沸腾，当不成名人，进不了荧屏与历史。

可有变通之法？有的。

本书所写，都关乎“从平淡寻求趣味”。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蒋述卓
主编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寂寞的基座

THE BASES
OF SOLITUDE

THE BASES
OF SOLITUDE

THE BASES
OF SOLITUDE

【美国】刘荒田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寂寞的基座 / (美) 刘荒田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1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 蒋述卓主编)

ISBN 978-7-5360-8427-8

I. ①寂…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41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欧阳蘅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张红霞

书 名 寂寞的基座

J I M O D E J I Z U 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75 2插页

字 数 166,000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精彩的人生，平淡的人生，你喜欢哪一种？选精彩，难有宁静、周全，缺少夜深儿女灯前；选平淡，没有铁马秋风塞上，热血无从沸腾，当不成名人，进不了荧屏与历史。可有变通之法？有的。本书所写，都关乎“从平淡寻求趣味”。

刘尧田

多年来，在海内外侨界与华人社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出现了更多的华人移民。如今，可以说，四海五洲凡有人居住之地，几乎都有华人的身影，而只要有华人居住与扎根的地方，就会有华文文学生长的契机与土壤。

从美国的“天使岛”诗歌到聂华苓、於梨华、张错再到严歌苓和加拿大的张翎、陈河、曾晓文，北美地区的华文文学走过的百年路程和取得的傲人成绩令人肃然起敬；欧洲则有从赵淑侠、池莲子、林湄、章平到虹影、杨雪萍、老木、谢凌洁等覆盖全欧洲领域的欧洲华文文学胜景；亚洲，在原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兴盛的同时，如今的东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崛起了华文文学的山峦；大洋洲、非洲乃至中南美洲，华文作家也正在集聚着创作爆发的力量。一代又一代海外华文作家，接力华文文学创作，共同创造了海外华文文苑的庞大气象和繁盛局面。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不断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如《中国作家》《十月》《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上发表，并屡屡获得多

种奖项，拥有海内外大批“粉丝”，产生着重要影响，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海外华文作家居住海外，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他们当中有的是前好几代就已移居他国的华裔，早已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作品犹如一面面镜子，直射、折射或者反射着异域的种种风物风情，他们的心也似一束束充满能量的光透视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无论是书写当下还是回忆往事，无论是叙实还是虚构，都呈现出耀眼的斑斓。欧洲的杰出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作家的创作需要有“心之光”的照射。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则将欧洲文学理论的发展梳理为“镜与灯”两个喻象。文学是人学，它首先需要“心”之“光”的照射与透视，世界现实的复杂多变才能经过作家“心”之“光”的过滤与影射，呈现出斑驳陆离的七色之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令人心荡神移、迷醉沉浸。丛书冠名以“七色光”，正是此意。

此丛书首推八种，旨在呈现一批中生代、新生代的优秀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实绩，体现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新感觉、新面貌和新趋势。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不少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但他们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集子里收录了一些访谈与创作谈，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为华文文坛提供一种有益的研究资料。这些作家中还有比较陌生的面孔，有的还是跨界的作家，他们带给丛书一种清新的文风和别样的文学之气。

总之，丛书的宗旨是着眼于“新”与“透”。“新”在于新人

新作，包括推出新生代的作家以及虽不为人熟知但却能展现华文文学创作新力量的中生代作家；“透”则在于表现出通脱剔透的散文风格，能透露出七色之光的散文新格局与新气象。

我们与五洲四海的华文作家一道行走在文学的漫漫长路上，我们共同在努力着！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序

宣树铮

荒田邀我为他的散文集《寂寞的基座》写序，我一口答应。荒田传来了电子书稿，我迫不及待，花了两个夜晚“故烧高烛照红妆”，将书稿细细读过——这是三个月前的事。不料蹉跎至今，还在“序”门外打转。荒田是当今散文大家，上网江天一览，海内外作家学者对荒田散文的分析评论潮涌而来。想说的话人都说了。我，只能在键盘上信马由缰了。

荒田生来是当作家的，语感好，对语言有着敏锐的审美直觉。读他作品时，我们从他叙事的流畅，从他遣词造句的跳脱灵动中感受他的才气，文字间闪露的自嘲和幽默带来阅读的快感，让你会心一笑，哲理的自语又让你沉思。荒田是个朴素真诚、重情谊的人。在我心中，荒田的语言是暖色的，他笔下展示的世界是暖色的，即使坟场也是暖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暖色是人情味的色泽。

我喜欢读荒田的散文，耐读。判断文章好不好有个简单的办法：耐不耐读。顶级的好文章百读不厌，《古文观止》里就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倒是近百年来的白话文学里不多。鲁迅的《纪念刘和

珍君》《野草题词》是，住在纽约的鼎公（王鼎钧先生）的《大气游虹》是，张爱玲一篇300来字的《爱》，在我看来也是……百读而能不厌，每次都能读出新的感动，把自己读进去，这已不仅仅因为文章的内容，而是表达内容的文字的魅力。我们被摄入文字，俨然融为一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尤其。散文的优劣多取决于语言。余光中认为“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散文的江山靠语言支撑。不像小说，小说有情节，有各种写作手法掩护，分散了读者对语言自身的关注。散文是清唱，不假音乐伴奏，唱得好不好，一听就知道。余光中曾把散文比作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名小说家一“清唱”就露出语言的破绽了。

古人对语言（或者说文字）的要求首重简洁。说语言老练，首先老练在这“简洁”上。鲁迅主张写了文章先抽屉里放一夜，再拿出来把“可有可无的字”删掉。刘师培说：“文之光彩自洁而生。”清朝散文家戴名世讲过一段经历：一次走山路遇到一位卖药翁，聊起写文章的事。老翁说，“为文之道，吾赠君两言，曰‘割爱’而已。”戴名世说，这才是写文章的“真谛秘钥”。现在的人写文章，“割爱”的少，“爱不释手”的多。苏轼《前赤壁赋》仅538字，增一字少一字都不行。李清照的《词论》570字，就是一部唐五代北宋的词学简史。这都是千古文章。

前些日子我又读了一遍荒田的记人散文集《你的岁月，我的故

事》，集子里有一篇回忆文章《他的名字叫“生活”》，12000多字。我精读，像猎犬一样在字里行间“嗅”，想嗅出些“可有可无的字”，但没有。往常报章杂志上2000字的文章轻易就能筛出一两百字的“秕糠”，尤其“可有可无”的“的”“了”这类虚词。但是荒田没有，语言杂质都锤炼掉了。这就是荒田的语感和文字功力。12000字的文章，叙述生动简洁（没有简洁就无从生动）、得心应手（爱不释手就无从得心应手）。简洁的文章耐读，尽显风采。

现在写文章的人多，真正的好文章不多。国内每年出版的年度散文选本我看过一些，大半是平庸之作。平庸的文章都是相似的，传世的文章各有各的异彩。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石是汉语言文字，一个民族如果出不了好散文，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在退化。中华民族在呼唤语言大师。鼎公（王鼎钧先生）是语言大师，这是海外华人作家的骄傲。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朝向刘荒田。

2017年4月于纽约

人生到处知何似	神游市场街	003
	唐人街风情（二帖）	010
	“寂寞”的基座	019
	造访一座微型城市	024
	平安夜	031
	阳台晚望	039
	“哪天再来？”	044
	岁月的甬道	050
	女厨师试工记	063
	抢	079
	水步三人行	087
	城隍庙拾零	102
昨夜雨疏风骤	乡村纪事	107
	一段诗缘	129
	花尾渡上	138
	向“香蕉”后代播种乡愁	148

却道海棠依旧	“说着”和“走着”（三帖）	165
	“一杯热茶的工夫”	172
	“朝三暮四”解	175
	“拙”一回看	177
	“捷足”辨	180
	“对号病”	183
	“折腰”析	186
	“摔倒”研究	189
	且看“极限”	192
	新式“中庸”	195
	“不能比这个再基本了”	198
	另类“寄托”	201
	中国式吵架	204
	“但咳嗽是不能少的”	207
	成全他人	210
	如何善用“未尽才”	213
	老金山 新乡愁	218
	人生譬喻	221
	回声	224
	过一天算一天	227
	“拾得”之外	230
	“回不去了”	233
	妈妈的“硬件”和女儿的“软件”	236

人

生

到

处

知

何

似

R
E
N
S
H
E
N
G
D
A
O
C
H
U
Z
H
I
H
E
S
H
I

晴朗的春日，星期一上午11点多，我从市场街1892号的老式大厦走出。刚才，乘嘎嘎作响且慢吞吞的电梯，到3楼的二号工会福利处办事。进去和离开，都得和门廊里踱来踱去的白人警卫打照面。他年龄与我相仿，表情严厉，要我进电梯前在“来访登记簿”上签名，填写去哪个房间、什么时间，他盯紧笔尖，生怕我马虎了事：“喂，写清楚，10点47分。”我办完事，走出电梯，他非要填离开的准确时间。当然，他不着眼于反恐（我这把年纪能干什么？）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运用手里的权力。可是，不管他靠得多近，大厦氛围“冷”的基调并没有改变。福利处的黑人女士，在我夸她“气色甚好”时低头，羞涩一笑，是唯一叫我感到温暖的。

往车站走。红砖铺就的人行道上，路人零零星星的。非周末，非节日，别指望人潮。几步开外，卖廉价香烟的铺子前，一对白人男女站着，都新潮，头发染上怪异的杂色，戴触目的耳环，身上有诡异的刺青。但衣服陈旧、单薄，阳光洒在姑娘奶白带花的裤子上，简直算得娴雅。

就在擦身而过的几秒钟，我顿住脚，因为这对年轻得“捏得出水

处。吸毒者唯一的威胁，是巡逻的警察。由此，我益发感到，个体生命的孤立无援。

不错，这个上午在市场街，格外尖锐地感到的就是疏离、孤单。不但走出1892号大厦时从白人警卫的眼睛看到；更早一些，逛市场街著名的农夫市场，也有这样的感觉。按说，密密麻麻的蔬菜与水果摊档前，川流不息的顾客，减价有机菜专卖柜前人挤人，人与人说多亲密有多亲密，然而，无形的墙壁随着身体移动。我选了一个椰菜花、一棵翠绿如玉的玻璃生菜，放进塑料袋，排队付钱。队伍前头有三个顾客，我一边等一边浏览跟前摊档，打算再买一些，看到一袋奇异果，拿起来问掌柜多少钱。掌柜的英语也带西班牙语口音：“这位先生买了。”他指了指我旁边那位身躯庞大的老先生。怪不得奇异果放在塑料袋里。我转身向右，对老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他没有回话，也没看我，我想是不是真生气了，补上一句，“不知道您已买了。”他还是不理睬。好大的架子！我心里说。旋即发现，他戴着耳机，正陶醉在什么音乐中。别说我，他连付钱也未必放在心上。

正是在提着蔬菜袋子离开之际，心里升起这样的感觉——人与人都是不相干的。菜市上唯一的连接，是钞票从顾客之手转到档主之手的刹那。

然后，我沿市场街走向岁月的纵深。三十六载寒暑，这贯通东西的大街，走了多少回？两旁的店铺，至少有数十家，我与之打过交道。例如，在第六大街旁边的星巴克，喝过咖啡不下十次，先后结伴的有数十人；在“丹尼”快餐店，隔着落地窗，看警察捉拿出卖赃物的小偷；在跑华街缆车总站旁边的花旗银行，开了第一个支票户口，